

T5238.07/46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2 1968

47
致參致肆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三

六國論

蘇轍

三國論

蜀論

隋論

唐論

西戎論

北狄論

君術一

君術二

君術四

臣事一

臣事四

民政二

民政四

汝州謝雨文

上神宗皇帝

上樞密韓太尉書

潁州擇勝亭詩引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齊州閔子廟

論執政自擇臺諫

論蘭州等地狀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
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
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
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

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

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

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蚤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

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
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
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
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
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
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
與正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
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

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
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
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
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
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
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
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
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

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
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
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
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
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果銳而不能達
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
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
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
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
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
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
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夫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
 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
 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
 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
 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
 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
 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
 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
 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
 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
 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
 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
 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
 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
 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

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推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爲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

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羣盜散而爲大亂以發其忿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然而得

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疆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隋論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

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

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

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

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

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
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
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
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內當此之時謂之內
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
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
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
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

賊之患不至于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
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
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
楚縣地千里內不勝于其外以至于滅亡而不
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
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
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時陳
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

誰何趙高擅權于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
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
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
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
于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
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
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
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

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患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恐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

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是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疆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待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旣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

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

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

之際府兵四出萃于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
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
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
疆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
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
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
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
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
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謂
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西戎論

蘇轍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
 疆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
 皆疆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疆而一
 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
 疆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
 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
 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
 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

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疆國也故匈奴
 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
 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
 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疆則中國不得不
 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
 而西戎非有疆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
 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
 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
 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疆悍不屈

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
 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
 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疆狼而好勝
 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
 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
 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
 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
 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
 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

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
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
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
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執戎將反而求以
相詬以爲起兵之害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
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
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彊而莫或收之而使
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
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
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
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
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
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
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羶裘之民亦以此恐喝
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

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

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

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
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
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
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
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
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
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
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
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

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
國奉之如嬌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
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
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
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
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君術一

蘇轍

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
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
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
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
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
事之時每一聞歲天子常詔兩制大臣使舉天
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
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

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
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
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彊弱非天子錢穀
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
非必爲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
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
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
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
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

者不過曰四夷彊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
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
姦宄不止此四患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
夜太息而不寢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
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
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
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
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
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

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鞬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踉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躩躩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

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

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
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
趨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彊狠之氣
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
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
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
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
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
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

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
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
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
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
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
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
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
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
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

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
橫太過而難制由是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
術也

君術二

蘇轍

將來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
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
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下皆得
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
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
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
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
不食其祿力為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

古來世緒 卷之九十三 三四 二百九

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

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旣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旣獲此權也則思

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

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

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下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四

蘇轍

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

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鯁鯁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君臣之

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

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惰靡逸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臣事一

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
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
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
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
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
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
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
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

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
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
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
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
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
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
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
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
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

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
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
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
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
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
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
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
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

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克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

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
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
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
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
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令且以爲言而不
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
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
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
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
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
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恠而申屠嘉亦卒
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疆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疆

臣事四

蘇轍

古今世編 卷之九十三 三十四 三

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疆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

古文世編

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
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
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
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
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
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
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
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
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

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
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
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
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
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
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
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
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
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

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
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
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
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
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
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
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
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
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
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
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益天
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民政二

蘇轍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

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弟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

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

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之求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廼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邪將爲樵邪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

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
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
下忠信孝弟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
誰知忠信孝弟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耻而
不爲者詩云無言不疇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
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
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
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
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祈爲求之者止於

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
仁義臣欲復古者孝弟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
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
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日可
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弟之科必多
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
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
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天下之寶未而莫以對天下以士意之而後
天下之寶未而莫以對天下以士意之而後
天下之寶未而莫以對天下以士意之而後
天下之寶未而莫以對天下以士意之而後
天下之寶未而莫以對天下以士意之而後

民政四

蘇轍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
二十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
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
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
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
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
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
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

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漢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醲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鬥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

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蕃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何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旣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誠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旣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

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人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貴為智矣

言有具也學原野有正也

汝州謝雨文

蘇轍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
 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
 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
 以罪戾謫守茲土自春徂夏旱饑為苦麩麥殄
 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
 譴累汝間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
 許顧慙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戶清
 漪繞屋喬木環堵微風肅然神物來處吾僚祗

敬齋宿吾府雲興山際倏遍天宇風來不疾雷
發不怒祈祈甘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鴈不升
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
陽旣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
譴民病獲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祇薦醪牲以
永斯祐尚饗

上神宗皇帝

蘇轍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
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
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
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
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
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
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
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

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

給則田蕝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

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知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列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

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克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敵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

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

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

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
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
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
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
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
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
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
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
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

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
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
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
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
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
亦不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
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
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
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

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
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
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
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
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
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
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
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
盡來者已至填咽克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

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
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
義消忘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
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懣亂懣亂則
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
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
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
驅士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途而艱
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

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
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
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
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
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
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
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
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
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
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
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
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
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
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
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惟
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
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
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

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

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

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

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更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是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

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部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無能爲也

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

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其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其賊罪至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旣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

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蹈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奸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

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

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瑤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

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調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

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
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
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
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
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
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
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
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
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

於熟戶得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
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
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
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
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
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
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
百萬則恬而不知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
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

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疆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疆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

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惟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

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

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
 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
 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四方懼其啓姦人
 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
 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
 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
 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
 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
 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
 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
 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
 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
 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
 師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
 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
 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
 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
 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

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二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

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

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
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
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
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
日生而無害百姓克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
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
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
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
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

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
譴無所逃避臣輒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書

心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也而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
豈無術哉戰且憚憚對婦怒辭首節首豔書
百世以大德也且下翻翻慈姑火言事雷震之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
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
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文公行天
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
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
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
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

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隣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觀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

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

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
 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
 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
 幸矣

學世不志其大觀之而何為難之來世若也
 公出頃古妹各賦而贈世未之長其且夫入
 所制以舞憂四夷之所制以不難然入限固公
 之文章來半世世太極以木畧長天下天下
 縣之委新與其門人實士大夫哉而外賦入

潁州擇勝亭詩并引

蘇轍

予瞻為汝陰守以幄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
 名之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
 云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
 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
 民生託千舟前炊釜鬻後鑿匣漉晝設豆觴夕
 張余稠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
 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
 貊之民駕車以遊外纏毳常內鞞貂馳美水薦

草驅馬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樵食肉飲水雨
雪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
隙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繚
以脩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
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鷺巢春知
不期秋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
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
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
好而俾民憂頽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
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庶幾無
愁乎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蘇轍

東坡先生謫居僦耳室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
過負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嚼菘芋而華屋
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
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
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
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
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
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

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
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
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
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
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
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
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
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
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

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
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
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
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
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
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
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

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
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
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
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
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蘇轍

嗚呼元豐末命震動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
公來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姪
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卹予禍自髮蒼顏
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
而呼皆曰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
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
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
代天幹旋事焚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

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
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
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
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不辟
咸事公病于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
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
蟬冠遂以往祿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
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
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
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
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持而不

齊州閔子廟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
 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
 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
 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老相
 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
 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
 可以緩於是庀宮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
 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儻相有位百年之廢

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

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

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
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
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

石

論執政自擇臺諫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
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
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
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
奉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
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
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
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

蘇轍

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者唯有執
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決於
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
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
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
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
正向背既可見也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
敢盡言唯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顧避皆爲鳳
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
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
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
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唯有臺諫數人若又
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
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
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

論蘭州等地狀

蘇轍

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
增置蘭州於廊延雖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
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
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
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
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
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
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

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
弓箭手為畊戰之備自開擴以來平治徑路皆
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
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
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脩
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
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
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
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

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嘗決從一議欲決此
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
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
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宮於春秋諒闇
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
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靜則有餘動
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發今若固守不與西
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
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

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令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辯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

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謫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

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

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脩完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旣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踴貴

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
止戍兵必倍糧草依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
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
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
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
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
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
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
惡歸其侵地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

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
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未必能舉動
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
含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
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
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
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
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
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

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脩守備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眾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四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良方序

沈括

寄蘇子瞻書

佛印

始入華山至西峯記

王履

乞遴選宗親試以職務

張述

請英宗御政疏

王疇

好名論

田况

叙燕息戍篇

尹洙

論諫諍乃大臣之任

馬遵

慶曆聖德詩

石介

公默先生傳

王向

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鄭獬

立皇后孟氏制

梁燾

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劉敞

西銘

張載

正蒙太和篇

正蒙參兩篇

正蒙神化篇

正蒙動物篇

正蒙中正篇

正蒙至當篇

正蒙作者篇

南豐集序

王震

論赤氣之異

論取湟州五患

任伯雨

義田記

錢公輔

猪齒曰化佛贊弁序

晁補之

新城遊北山記

思亭記

陳師道

秦少游叙

上林秀州書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四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為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為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饑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

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
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
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
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
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
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
逆奔吞嗜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於海雖蛟
魚百怪出沒洶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予
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拙如此
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爲小官
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于心乃俛首低
氣視甌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何者輕
而無異于吾之說邪如無異于吾說則篤吾以
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迺
所謂幸不幸者豁然于胸中矣帝道其勉之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間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脉為之動求之如此其祥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

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寡歿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捍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

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衆人此人
事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
於承蠲其察甚于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
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
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煑煉有
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煑有不可以久煑者
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煑煉之節也宜溫宜
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
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

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
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
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複用爲難知世之處方者
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
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
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
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
濡咳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漉而無害
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人於人無似之

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
猪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
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
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棖二酸相濟宜甚酸而
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
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
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
知嘔利爲大變故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
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耶如乳石之忌參朮觸

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蛾鷄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壟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

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

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假久伏待完也

寄蘇子瞻書

佛印

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在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駢馬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

坐臥處着衣喫飯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
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
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
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
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坭土努力向前珍
重珍重也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王履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
且縱史余遂諾焉時暑溽期秋初偕余再登七
月十有八日至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命其
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
華陰遍運所託宿焉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
所登難易爲問曰官此六年去山僅數里懼弗
勝興作隨止聞遊者及青柯平仰瞻多自沮而
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予導登

日早食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
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
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泠泠來鬢鬚動搖而
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
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
柯平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於是冠履外服等
悉留院中唯幅巾短衣行滕草履而已沈生健
善步跣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未
遽行且攬其槩於時宿雲在巔群峭未出餘烟
自旁山上褰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
風觸壁一鳴寥寥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其所
窮余善畫相賞特深遂凝立四人已及遠呼余
且趨急登而安知余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楨
棘且翳蒼不見路二僕予離輒誤岐之他楸相
錯稍不謹視則觸面鬣髮踖且踣杖攀以進予
素不善步驟登索息不能制必竣定始行余時
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
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問予策余憇亦憇

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樹奇石卽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哢中出輟策聽之詞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不少休其停匯處澄徹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鄉年飲吾鄉陽山泉不知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袖者下垂僮以爲橘越險而擷之蜚口略不可食棄去剝施西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

枰中可參坐恨不攜本道輩絃琴以寫幽抱旣而坐枰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爲函恐指所盛蛻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已許及上方峰峰直立鐵鎖下垂望峰端漫不辨何以但峰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人鎖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鎖以託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友巖居之不下峰惟玉泉一二

道士時裹糧往鑠盡處乃石罅號西玄門此峰蓋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從門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峰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止於何所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余雖搖中而怙茶弗敢進坐峯根娑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由峰根北折度狹徑容僅人徑外則壑谷類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窾隆躡空輒仆余誤躡徑側一失脚幾墜崖下僞旅跡幽

翳中古藤鬱屈可畏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爲虺也注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倡答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此遂全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忽不知四人所處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驀澗賴澗石叅錯不遠躡過既過回視其深澹衍漾砥衝之

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
布正縣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
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類天作亦
似人爲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
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靄
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
林端旣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從入山來悉崎
崿側寒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焉
礎餘瓦缺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弊竈猶存知

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饑初擬假爨於此不意
荒寂若是幸持瓜果餅舖分食之汲祠畔井止
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臥祠前石階上適二道
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峰還也與之
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
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
擬祠西南則始攀鎖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颺
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
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鎖曳危石上僕先

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路
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一峰前障不甚峻上大
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
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百步直崖巖
立有短檝閣崖罅爲級如梯鑿旁垂問之乃百
尺撞也級每腐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
後寘足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
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爲力旣上凡石之如
嶠如扈如歸如崑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徑忽

斷崖峻削無可爲徑者卽崖腹綴小木如豹當
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鑿亦橫綴崖腹余目
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人前度慮逼吾後以
振也余趑趄握鑿寸進之閉聽壹視步歇半木
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踏墜魂吾今何稱
哉因自咎以親杖履此險其孝安在昌黎慟哭
遺書以訣者卽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
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
松林中翳不見日毛髮爲之聳然沈生謁山神

祠有禱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木赤立唯
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
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
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做
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蜿蜒人雲勢未知何以
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
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黑鏢
當背上並鏢皆小坎亦猶上方峰所託足者二
僕先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

禁四面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
其幾千仞但見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峰羅
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
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籟齊作沓盪奔激遠近
胥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
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
予勉強盡一折日少曷愈熱予裸上體猶流汗
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
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峰頭插雲尚不知

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
 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於予者時雲方滃
 然進退開合若相與若相背往來四峰端悠颺
 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
 促以西峰尚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
 徑於石鑱從橫罕無鑱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
 嶽宮宮在西峰頂東諸神列坐不辨何誰松罅
 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
 森邃風一振之掩萬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倏
 爾東鶩接之既泯忽又如在余行遲常殿四人
 已及廟咲語未竟而曼聲速余至則烹茶熟矣
 道士王老師欵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
 余意其以一身而處於荒冷僻絕之區無所畏
 無所悔者非有得其能爾邪茶罷徐叩所有則
 平平焉耳乃知其不得於見道而得於寡欲也
 窓在西壁隙有光開窓而其居則度之縣崖之
 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唯松頂麻萃斜距窓二
 丈許峰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

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
死蛇枝梢正拂窓手可接松實纍纍余提以斷
甕弗中墜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
久始息至是則頽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窓望西
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
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
類龜背色墨如粗澁岡下羣峰如攢劔如束筍
無一渾然者予將摹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
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雪壁燦日殿旁有物似人
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岡
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足三字竊謂
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
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假使所傳果然則
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邪東
則東峰玉女峰昆季相倚唯南峰截焉獨姪視
三峰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
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乞遴擇宗親試以職務

張述

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檻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蚤為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况有天

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而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煥

有章氣至而回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寄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嶽瀆分寵六宮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

請英宗御政疏

王疇

董仲舒為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
勉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
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
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強力行也陛下昔在宗
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
有聖賢之質自疾平以來于茲半歲而臨朝高
拱無所可否羣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

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
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
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
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謙抑而未皇
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
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
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
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
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為陛下
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
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
請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
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况陛下向
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
給使之入耳脩身行己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
則是為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
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
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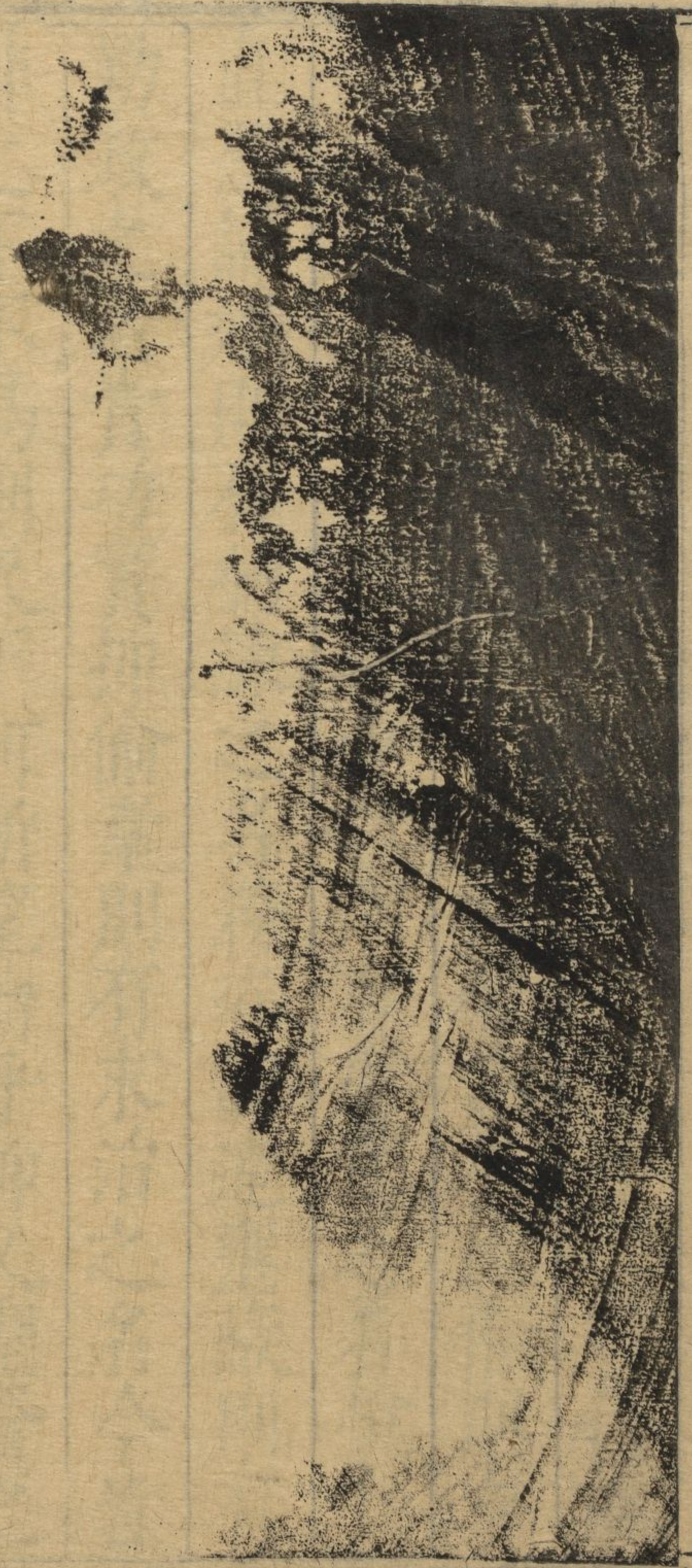
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間者是不為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已

好名論

田况

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閱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庶職不脩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羅殺掠搜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為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耻憤大有為以遏後虞則勢可

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德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歛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不爲則天下何所望治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群臣諸儒所以遵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



宜順
漢上之意
其意無與之
其意無與之

叙燕息戍篇

尹洙

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虜
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
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
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
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
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
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
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

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弁寇旣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頭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在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

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比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大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

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法久廢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成敗云

息戍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卽時輯定然屯戍之廢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羗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羗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厚邠寧奉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

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象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飽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

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

五以文世維 卷之九十四 二百〇四
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攝兵志所謂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論諫諍乃大臣之任

馬遵

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蓋左右前後丞弼
之任故傳曰公卿比諫漢制國有過則三公得
通議之故平津侯不肯面折廷爭汲黯數之且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唐太宗與房魏王珪輩議事十數往
返歸當而後已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
事同列李吉甫曰此嗜慾間事難言從他諫官
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爲元首

臣爲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蓋事有本末勢有先後若大臣不能正之於未然之前而使小臣救之於已然之後其難易不侔也又况王言如絲出而漸大國令如汗下而不返乎以此見言責之難爲也且爲忠臣不若良臣用直言不如諷諫若無益事實自取空名豈愛君憂國之人哉伏惟陛下容覆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言無不從事無不察然猶竝列臺諫以廣耳目此堯舜禹湯之用心也其如事關近司禁防甚密先事而言或謂之輕發後時而議則謂之已行空言雖多成效甚少有臺諫之名無臺諫之實甚可惜也臣愚欲望陛下清閑之晏召對執政大臣以堯舜君相戒敕之義丁寧宣諭今後事有未便理有未安或踰祖宗之制度或失先王之典禮竝須再三執奏不得一切奉行以歸當爲限如此則諸妖不能勝德

大和可以致祥萬事不隳太平可致臣以言事
名官不以全責自歸而敢扳援大臣者豈爲自
安之計哉蓋古義如此時事當然臣言雖輕於
事甚切惟陛下財擇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慶曆聖德詩

石介

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
太極晝開閭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颯颯
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
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開皇帝蹙然言曰
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
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
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
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

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
司諫正予門闌爲三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
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
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
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
堯舜弼自答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
忠力厯竭契丹忘義構杌饗餐敢侮大國其辭
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
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

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
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
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
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今率履弗越遂長
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
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刷可屬大事敦厚
如勃琦汝副行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轍轍
言論礪礪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
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

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
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
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
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
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
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
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
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
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巳南面退姦

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維艱惟斷乃克
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
臣踧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
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
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
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
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
帝壽萬千年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廬少有生計生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

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網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爲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子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語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

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
端德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
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
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
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
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
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
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
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
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
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
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
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
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
公默先生

有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鄭解

臣比因賜對論及房玄齡杜如晦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

南文世編 卷之六十四 三十七
太原於是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攜右挈遂定天下當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日之處幽約羹藜藿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顧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才在已者思有爲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饑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繇而至前或湮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雉傑之士則不然如其蹉跌則潛心世變幸

有風埃之警遂躡而擾之故劉備久不跨馬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搖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爲我用者正爲此也虛懷屈已以訪之高爵厚禮以求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傳說焉此用心之顯也臣願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言陋意拙惟陛下裁赦

古世續 卷之九十四 三十四
慈雅應柔則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人謀協從龜
告并吉是宜入聽內職輔宣外和式瞻禕翟之
章卜直軒龍之象嘉典大備並行今古之情文
盛德有開增美國家之治理於戲惟恭儉爲富
貴之守惟憂勤爲康樂之資如關雎之進賢則
可以基風化之戒如樛木之逮下則可以將福
履之盛用久乃濟匪初其難勉爾欽脩以法三
宮之端一相予顯祀以崇七廟之清明垂光紫
庭襲譽彤管可立爲皇后

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劉敞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
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
故山虞不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蓋
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
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
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
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
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爲金或以芻爲帛非精

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
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
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未可且敕有司毋
責魚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矣
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穡
而有司乃使以糯與粳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
之若此者上則不順於天下則不因於地申則
不悅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
幸備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
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敕諸
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變其所有毋變其
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庶不
困矣

困矣

所無變其世... 欲辨其外必不... 世致莫失於此...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
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
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也貧賤憂戚庸止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
也

正蒙太和篇

張載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
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
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効法於簡
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
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
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凡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
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

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
惟盡性者一之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
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
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
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
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
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
而不反徇生執有存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
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
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
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
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
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
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
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
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

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

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
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太虛爲清清則
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凡氣
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
而聲聞其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由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鬼神者二氣之
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
日凡天地法象皆神之糟粕爾天道不窮寒暑
已象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
矣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
而已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
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游氣紛擾合而成
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
立天地之大義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
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
通乎晝夜之道也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

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採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網緼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天正蒙參兩篇 張載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
 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
 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
 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
 純擊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
 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
 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
 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

天正蒙參兩篇 張載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
 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
 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
 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
 純擊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
 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
 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
 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

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皆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大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
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魂反交
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
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
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月所位
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
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
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

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冬
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
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
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
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閏餘
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
術蓋有不知而作者耳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
主於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

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
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
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
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
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
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
為戾氣噎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
暑正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雷霆
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

來德之盛者與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
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
形天與地之道與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
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
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
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
潰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
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
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

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正蒙神化篇

張載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

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徃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以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

而神矣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大則不驕化則不吝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唯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見易則神其幾矣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

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
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
命則所先皆吉也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
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
樂者末矣精義入神豫之至也徇物喪心人化
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
者乎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
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
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無我然
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
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及經為本經
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
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
則無方

正蒙動物篇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
 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
 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
 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氣於人生而不離死
 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
 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有息
 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正蒙動物篇

張載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

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譏夢取拘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軌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扣擊之類形軌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軌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

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此段文字為宋明理學家所加，內容多與正文無涉，且多有重複或模糊之處，如「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等語，應予辨別。

正蒙中正篇

張載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

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
惜夫未見其止也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
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
後不爲像此顏子之嘆乎可欲之謂善志仁則
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
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
陽不測之謂神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
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
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大
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知德以
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
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
不息可期矣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
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亦
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無所雜者清
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

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端兩端之教也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

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

此五者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善人欲仁而未致

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曰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

乎思之甚也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可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

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儒者窮理故

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員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

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
洒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
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不小莫不
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
誣也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
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
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
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洪鐘未嘗有
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

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
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
易入則微而臧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
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
而言也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
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
而意私爾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
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
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

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
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
黨類難相爲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
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
後已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正蒙至當篇

張載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
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循天下
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
善配至德大德敦化仁知合一厚且化也小德
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德者得也凡有性質
而可有者也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
於心知之細也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

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德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安人不安乎妻子况可愾於天下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能通天

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
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道遠人則不仁易簡
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
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性天經然後仁義
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仁
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
能盡文而動以變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
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立不易

方安於仁而已乎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
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大海無潤因暘者有
潤至人無恩因不足者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
不累於物也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
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
於天則成性成身矣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
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不知來物不足以利
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
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以天爾君子於仁聖

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
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
德自不見其能也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
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匹
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
之盡者爾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
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
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志大則才大事業大
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又德性又故曰

可又又曰日新清為異物和為徇物金和而玉
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
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也遠矣又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大則
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易簡然後能
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
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
屈為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
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

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

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以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知崇天地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正蒙作者篇 張載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稽眾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

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好問好察
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
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
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
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
也如是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
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帝臣不蔽言

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旣已克之今天下莫
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
不敢不聽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
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
之臣爾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
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上天之載無聲臭
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
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
革命而有中國嚙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

文王乎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
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
施濟衆脩已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
有欲不能窮其願欲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魯政之弊馭法
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
變而後至於道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
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山柰藻
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毋不害使之
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
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
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
矣顓臾主祀東蒙旣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
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夫南豐先生之於世也...
 矣...
 ...
 ...
 ...
 ...
 ...
 ...
 ...
 ...
 ...
 ...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
 氣銳其文章之慄鷲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
 朝氣猛獸之扶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
 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自劉向不知韓愈
 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
 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
 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
 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

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
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
勅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
家始余爲尚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
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
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
不可誣也

論赤氣之異

任伯雨

臣伏覩陛下自臨御已來德澤屢下和氣克塞
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
人意如合符節固宜垂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
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暮夜赤氣起于北方光
焰亘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爲白咎
徵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陛下欲陛下有所
恐懼戒慎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
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壬戌是陛

下本命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
 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
 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事推之朝
 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
 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今赤氣起于至陰
 之方又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徵
 也漸衝正西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
 之徵也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為
 不哲時則有赤青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

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說
 蓋出于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曆貞元寶曆間
 屢有赤氣之異唯文宗大和中為多是時宦官
 用事朋黨交結今日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
 盛明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
 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臣伏願陛
 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勅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飭
 將帥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
 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

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臣
疎淺小臣誤蒙陛下拔擢于衆人之後付以言
責常恨粉身碎首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不
言不唯虛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大恩抑恐有佞
臣指為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陛下畏天小心
不得即日恐懼消變則臣之大罪膏斧鉞不足
以謝言責伏惟陛下留神采聽天下幸甚

論取湟州五患

任伯雨

臣伏觀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
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
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
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
為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為益乏勁兵健馬視
紹聖之初為益耗謀臣將帥視紹聖之初為益
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
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

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為國失信奪貨為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鄯鄯二州自去蕃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鄯鄯二州均為唃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既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

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為籬落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萬二匹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為讐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大失邊備三患

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養哱族平日與
响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响氏爲讐則彼畏吾
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連結以抗中國四患也
萬一夏賊因响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
永遠爲吾腹背之害五患也况聞自得湟州已
來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
邊面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
也內帑之積三百萬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旣乏
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耶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
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附郭常稔之田千
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
嫁娶凶塋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
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
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
十五千塋者如再嫁之數塋幼者十千族之聚
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

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反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旣沒後世子孫至今脩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時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毋

之族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仁止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

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錄其邸第之
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
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也哉况於
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
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
瘠者又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
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畧也獨高其義因以遺
於世云

猪齒曰化佛贊 并序 晁補之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
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
骨嚼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
齒臼中得肉如拇色酣醅由醉王諦視之如來
像也髮有珠如粟緇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
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日觀其事
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
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

行世編 卷之九十四 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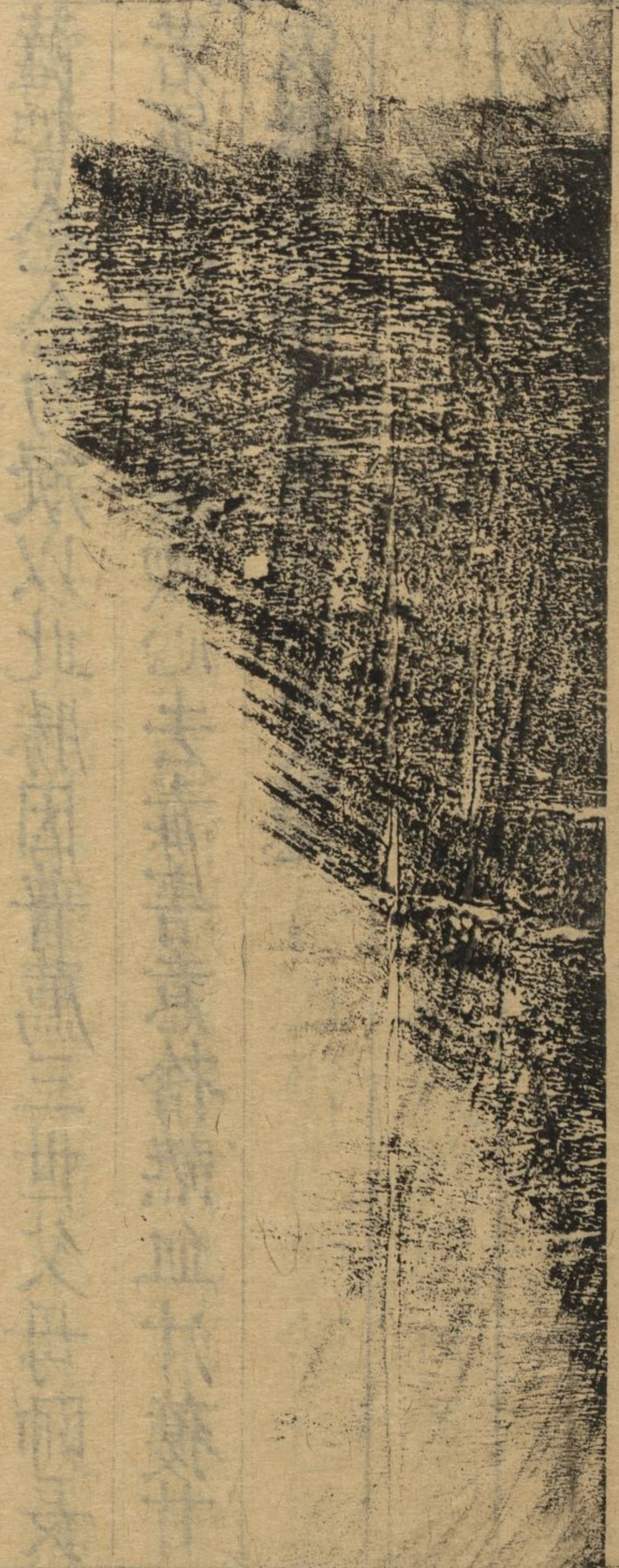
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啣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今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

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
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
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
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
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
一類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啖彼養己是遭食者
死已能生反誅其債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
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

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齊貝瓠犀食穀
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
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悲人形佛形而慘
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
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
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知視猪何等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火
壑流揚湯燐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
汝莫鼓刀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

佛陀南無僧佉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
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
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豬應作是念
剎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
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豬腦破佛出佛不在外
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豬不死彼佛
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
大猪生不啖微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威神
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
猪首驚齒曰肉跏趺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曰
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
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
若冤若親化柔輒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
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
 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出者如蓋直者如幢
 立者如人卧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
 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虬
 其上有鳥黑如鴿鵠赤冠長喙俛而喙磔然有
 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
 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
 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聘而顧如麋鹿

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
 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出者如蓋直者如幢
 立者如人卧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
 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虬
 其上有鳥黑如鴿鵠赤冠長喙俛而喙磔然有
 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
 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
 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聘而顧如麋鹿

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
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
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
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
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窻間竹數
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
魅離立突鬚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
寐遲明皆去旣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
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思亭記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
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
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旣葬益樹
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爲目之所視
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鬪視刀鋸則思懼視廟
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
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
坵隴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

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子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思乎因其親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子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秦少游叙

陳師道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
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置禮備樂如師弟子其
時予病臥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
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
公以此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
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予亦以謂當建侯萬里
外也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
矣其容克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秦子曰

一

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續六
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
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
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
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
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
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
嘗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予以謂取善
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

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雖工處者
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
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
曲邪子年益高德益大予將屢驚焉不一再而
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予棄予
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
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
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
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

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庫御駑候子
 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蓋自此
 始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
 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
 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
 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
 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
 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
 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

以通名儼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
禮莫重于自媒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
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諭於身達於
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
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
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
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
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
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
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
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
循以爲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
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
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
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故世求坐階前首曰千以終
 透因中曰走世於
 映世則首端入世然其間然
 而豐去主不效不
 而以爲津而度守失輝其車
 如其樂終而不自
 亦士映泉昔冥矣世無惑于
 明斷以且法道
 亦變節自中而夫長於效
 豈之古乎自與之世

人

一

